

看所謂

「臺灣小說選」及其「書評」

蔡漢勳

美籍華裔作家劉紹銘（二殘），月前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一篇書評，針對中共所出版的「臺北的黃昏」一書，剔抉出該書作者可怕的無知，並指出該書別具用心的歪曲，由於劉氏三月間曾應邀往訪中共，且於訪問歸來後連署發表了「公開信」，因此劉氏此文乃倍受矚目。

長期以來，臺灣地區讀者由於海峽兩岸隔離的關係，對中共印行有關報導臺灣的書籍，向來「諱莫如深」，因此，劉文在發行廣大的「聯副」見載，不言

而喻，自然受到了大眾關切；然而，「臺北的黃昏」一書全文在臺未曾（也不可能）發行，讀者自是無從詳窺究竟。反觀中共當局，因和美國建交後急欲製造統一假象，自民國六十八年以來，即透過所謂「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印行了「臺灣小說選」「臺灣散文選」「臺灣新詩選」，而且，單就該年在各期刊所「發表」的作品，即刊載了楊青矗的「成龍之後」（「大學生」第二期）、「低等人」（「當代」第二期）、「於梨華的『傳家的兒女們』」（「收穫」第五期）、「涵芳的故事」（「上海文學」第四期）、白先勇的「思舊賦」（「作品」第九期）、「遊園驚夢」（「收穫」第五期）、聶華苓的「王大年的幾件喜事」（「十月」第三期）、「一朵小白花」（「安徽文藝」第十一期）、「臺北一閣樓」（「收穫」第五期）；等，由於這些作品的發表，曾使中共顧盼自喜地在其「出版年鑑」上公然宣稱：係「建國」以來所未有過的。言下之餘，頗有沾沾自喜的「表功」意味。

而在其自誇「建國卅年來第一次出版」的「臺灣小說選」中，中共計選錄十六位作家的廿二篇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依序是：吳濁流的「先生媽」、楊逵

的「送報快」、鍾理和的「貧賤夫妻」、林衡道的「姊妹會」、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艷」、於梨華的「姊姊的心」、陳映真的「將軍族」、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小林來臺北」、黃春明的「青春公的故事」、「籬」、「楊青矗的「低等人」「上等人」「升」、王拓的「炸」、「金水嬌」、「獎金二〇〇〇元」、曾心儀的「彩鳳的心願」、馮輝岳的「逆旅」、宋澤萊的「打牛浦村」、方方的「陸軍上士陶多泉」、奚淞的「吳李錦鳳的禮拜天」。全書計六百頁、卅九萬一千字，定價「人民幣」一·一五元，第一版印刷量爲十萬冊，出版時間係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編輯該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編後記曾表示：「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我們今天初次提出的這個選集，未能向作者們徵求意見，同時，我們看到的作品有限，入選的作家和作品難免有所遺漏，或有不甚恰當之處」。

的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臺灣小說選」編輯委員會是有其不甚恰當之處，比如：方方的「陸軍上士陶多泉」一文，這位作者甚爲生疏，依該文內容亦無可能在台發表，這種「安排」委實相當微妙和曖昧

；但大體而言，其它十五位作者的廿一篇作品，在港臺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而中共在出版這本別具用心的「臺灣小說選」之後，也「導讀」性地在其有關雜誌發表書評和作者的評介，這些文章，當然逃不掉中共「政治掛帥」的老套，在此，本人選摘一篇署名「劉煒」者所寫的一篇最不具政治僵思的「書評」讓讀者一睹，以見中共政治對文學藝術嚴重污染之一斑。

樸實無華自然逼真

「小瘦了頭！」他說。

「我說過我要做你老婆，」伊說，笑了一陣：「可惜我的身子已經不乾淨，不行了。」

「下一輩子吧！」他說：「我這副皮囊比你的還要惡臭不堪的。」

遠遠地響起了一片喧天的樂聲。他看了看錶，正是喪家出殯的時候。伊說：

「正對，下一輩子吧。那時我們都像嬰兒那麼乾淨。」

他們於是站了起來，沿着坡堤向深處走去。過不一會，他吹起「王者進行曲」，吹得興起，便在堤上

踏着正步，左右搖晃。伊大聲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揮舞着銀色的指揮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輕的農夫和村童們在田野向他們招手，向他們歡呼着，兩隻三隻的狗，也在四處吠了起來。太陽斜了的時候，他們的歡樂影子在長長的坡堤的那邊消失了。

讀者！這不是歡樂的愛情幽會，而是一對情侶正走向死亡。上引這一段描寫，是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臺灣小說選」中臺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這篇小說描寫的是寄寓於臺灣的大陸人三角臉和臺灣省人小瘦丫頭兩個卑微人物的愛情悲劇。他們的純潔愛情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美滿的結合，便雙雙殉情，以其生命向社會發出最後的抗議的呼聲。

像「將軍族」這樣樸實無華、自然逼真的作品，在「臺灣小說選」中還有不少，閱讀過後使人耳目一新，深受感染。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為主要是選集所收輯的十幾位臺灣作家的二十餘篇作品，盡管取材不一，風格不同，但它們有一個鮮明的共同點，那就是堅持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繼承了「五四」以來文

學的現實主義傳統。這些作品從生活出發，或以粗獷的線條，或以細膩的筆觸，從不同側面真實地反映了臺灣的社會現實，而這正是大陸人民迫切渴望了解的。

在選集中，象「將軍族」這樣描寫下層人民生活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結合得較好的作品不止一篇。這些作品在臺灣得到廣泛的關注和稱讚。陳映真的作品外，還有楊青矗、王拓、王禎和、黃春明、曾心儀、宋澤萊等人的作品，都以真實地反映了臺灣的社會現實，而又有自己的特色著稱。這些作家們站在大眾的立場上，「描寫受欺壓、受凌辱的工人、農民、漁民、小職員等的遭遇和命運，反映了臺灣由於政治動盪、經濟畸形發展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描繪了下層人民的生活和奮鬥，寫出了他們的悲哀和歡樂、苦悶和憧憬。

楊青矗的「低等人」是這類作品中又一篇比較好的小說。「低等人」的獨到之處是作家採用了層層掘進的手法，選取了最能動人心弦的自己找死的情節，突出表現了即使甘心做奴隸而仍不得安穩的低等人的命運，小說寫了運輸垃圾的臨時工粗樹伯的「只比乞

「丐高一級」的生活，每天清理兩千多個垃圾箱，只拿二十來元臺幣的日薪，無力娶妻生子，只能和瞎眼老父相依爲命，吃的是粗食爛菜，穿的是別人給的或是從垃圾箱撿來的衣服。當粗樹伯正安於這種饑餓邊緣的生存的時候，突然被廠方解雇。對於沒有退休金可拿的臨時工來說，這是個致命的打擊，生路被斷絕了。粗樹伯想，與其在家等死，不如死得「有價值」一些。按臺灣一些工廠的規定，職工如係「殉職」，可以得到一筆撫恤金。他如果「以身殉職」，即可讓老父領取到一筆微薄的撫恤金，度過幾年。於是他採取了行動。作家把這一次不尋常的自殺描寫得十分細緻。先是兩處獨白，表現粗樹伯想「殉職」的虔誠，祈求已殉職的英靈賜給他機會，接着，展開兩個場面，寫他處理自己的後事：暗示老父，囑託族弟，又用逼真的動作描寫和細緻的心理刻劃，表現了找死（不是一般的自殺，必須死在工作崗位上）的難勁：他爲了找機會，放棄解雇前的休息假，爭着參加整理環境衛生。他偷偷溜進化學藥品室，見着藥瓶，有了想法，假裝摔倒。他看見寫着「高電壓，危險」的牌子後，有了想法，用身子碰，拿鐵絲捅電網，用鉤往電機房

挖溝……最後，才寫到他故意讓本公司的轎車壓死，回頭看轎車來，好像讓路，一閃，垃圾車傾斜，他順勢「把車子用力一扳，人和車翻倒在路中」，讓車輪從身上碾過，……終於如願以償，臨終前「睜開一絲痛苦的微笑」。讀者可以感到，作者下筆時是眼中含淚，心中滴血的。這種鞭關入裡的揭露，直使讀者感到驚心動魄！同時，作家還用反襯手法勾劃出粗樹伯周圍的環境和所接觸的人：公司大院的俱樂部、電影院，甲級宿舍的麻將聲，年輕的新課長和總工程師等。通過這些，「表現了上層社會的豪華，揭示了臺灣社會貧富不均的真相，更進一步地喚起人們對勞工悲慘命運的同情和對社會問題的深思。」

「與此不同的是，選集中有些作品描敘了資產階級的生活。這些作品從上層社會這一側面來反映臺灣的社會現實，寫得也很逼真，深刻，對讀者能起到一定的認識作用。」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臺灣著名小說家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艷」和女作家於梨華的「姐姐的心」。

「永遠的尹雪艷」是通過名舞女尹雪艷的交際花生涯，反映了大陸遷臺的遺老遺少的沒落生活和對過

去榮華富貴的眷戀。小說細緻地描寫了尹公館的豪華住宅，舊雨新知的聚會，發洩怨艾的談天，華美的筵席，搭子得當的牌局，……從而說明昔日上海灘替尹雪艷捧場的「五陵少年」，儘管「有些天平開了頂，有些兩鬢添了霜」，人事有所變遷，但他們仍然是臺灣社會複雜構成的重要成份，是控制臺灣政治、經濟的重要勢力，他們一直保持着上流社會的生活水平。同時，他們也總有些淪落異鄉之感，過去的一切時時引起他們的懷念。這種懷舊之情是通過對上海大千世界的環境和風俗的描寫，通過把尹雪艷當作「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恒的象徵，京滬繁華的佐證」去追逐的刻意描寫而表現出來的。藝術手法新穎，匠心獨具。只有當作家冷靜地、客觀地分析他所接觸的上流社會這一部分人的時候，他才能做到這一點。

「姐姐的心」是寫姐姐利用給妹妹找對像拉合股生意，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醜惡的金錢關係。作家充分發揮了她的長處，觀察生活仔細，感情充沛，用「情」貫穿全篇，小說的「義」是通過「情」來表現的。一方面用大量筆墨側面寫妹妹曼如對吳乃中的鍾情、愛戀，對姐姐曼萍反目的不滿，最後憤

怒揭發姐姐的陰謀詭計，另一方面寫姐妹的爭吵，亮了實底：妹妹表示，嫁人「不是嫁給他的錢」，姐姐則表示，「我們是爲了他的錢才要和他接近的」。用「情」的線開展故事，以「情」的激化突出矛盾，淋漓盡致地披露了姐姐被金錢熏黑了的心，爲了拉人合股，把自己的妹妹當誘餌，達不到目的時便以挑撥、欺騙、驅逐等卑鄙手段毀掉妹妹的幸福。這種揭露是發人深思的。

選集中，還有老一代作家的一些作品，再現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的臺灣社會生活，被稱之爲「抗日文學」。盡管是在日本統治允許的範圍內曲折地反映抗日的主题，但有的作品仍很有深度。值得一提的是吳濁流的「先生媽」和楊達的「送報伙」。

「先生媽」描寫的是一位臺灣老媽媽與她獨生兒子由於對待殖民體制的截然不同的態度而產生的尖銳的家庭衝突。小說通過日常生活細節的描寫，表現了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重大社會主题。作家描寫了行醫發迹的兒子搞「日語家庭」，伙食起居，待人接物，一概模仿東洋，甚至母親逝世一點也不悲傷，只熱衷於搞日本式的葬禮，完全喪失了做兒子的道德和祖國

觀念；而身處「日語家庭」之中的先生媽始終恪守中國的傳統風俗，厭惡奴化的一切，甚至用菜刀砍和服，終至鬱悶而死，臨終遺囑仍是不准用日本和尚，保持高尚的民族氣節。作家把家庭生活放到歷史的大背景裡去描寫，寫得頗有功力。作品寓意深刻，經得起回味。它既反映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對臺灣人民毒害之深，奴化思想已經滲透到家庭，腐蝕了人們的靈魂，離析了母子之情，又反映了臺灣有正義感和民族氣節的人民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抗拒情緒達到了深惡痛絕的程度。

「送報伙」不僅寫了臺灣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滿，而且寫了臺灣人民的反抗活動。小說描寫從臺灣去日本的楊君受到派報所老板的敲詐、剝削，終於與日本的送報伙聯合起來進行反抗鬥爭，「形象地揭示了全世界勞動人民是一家，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這一真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也是不弱的。

選集中，有的作品抒發了對大陸同胞的骨肉之情。例如方方的「陸軍上士陶多泉」，就是描述臺灣軍隊中的官兵懷念大陸鄉親人的。士官長陳紹發看宣傳單，懷念河南老家，私下準備好輪胎，終於游水回到

了大陸，除夕會餐時大陸出身的士兵思念家鄉，相對流淚，借酒澆愁；機械中士熊華光思鄉苦悶，與妓女相愛，尋找精神寄託；陸軍上士陶多泉惦念着逃走的人陳紹發是否記得自己的萬縣老家地址。遷臺的這一部分人對大陸有着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懷念祖國大陸的山河、家鄉的舊居、眷愛的情人、相知的親友，：一切過去的回憶都索回在他們的腦際。『小說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深沉的思念大陸的情感，表現了統一祖國乃人心所向的重大主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臺灣讀者閱讀過後會激起感情的波動，就是大陸讀者看了也會喚起對臺灣人民強烈的思念。』（編按：方此文不悉從何而來，這樣的內容，讀者當能了解可不可能在臺發表，更不必說方方是何許人也了。）

「臺灣小說選」中的各篇作品，還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不少人物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一些作家以熾熱的感情，從臺灣社會的底層發掘出一批「小人物」，塑造出他們的典型形像。他們生活悲苦，默默地忍受着各方面的壓力，有的人任憑生活的撥弄而無法擺脫悲苦的命運，黃春明的「鑼」裏的憨欽仔就是屬

於這一類型的人物。

作家精心選取憨欽仔打鑼差事被辭掉到第二次雇用這一段生活，來展現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他給村公所打鑼喊通知的差事被裝有擴音機的三輪車頂替後，生活沒有了着落。他偷木瓜，怕被人發覺，就佯裝拉屎，表現了憨欽仔的讓人心酸的幽默和無知；他除欠人家的烟酒錢，就繞道走；他吹牛皮騙賒老頭的烟，又拿到羅漢脚面前誇富，表現了憨欽仔的可悲的虛榮。作家選用細緻的心理刻劃來發掘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盼着有人家辦喪事，好去打雜混飯吃，於是就用掃把頭去敲打棺材，因為這裏的人們有這種迷信，認為這樣一敲打，第二天某家人家就會死人，就要辦喪事。他自告奮勇，去敲打棺材。但事後又感到悔恨和內疚，這表現了他的怯弱與善良。作家以極大的同情，寫他重新被雇用後高興得胡亂編詞，最後落得個又被解雇，因而發瘋的悲慘結局。看到憨欽仔，很自然地聯想起阿Q來，他與阿Q的悲慘命運頗為相似。這一人物的塑造是比較成功的。

像憨欽仔這樣的「小人物」，在選集中還有好幾個。他們個性相異，命運却相似。王禎和的「嫁妝一

牛車」裏的愚蠢的萬發，爲了生活，任妻子阿好與姓簡的通奸，忍受別人的恥笑，仍麻木地活着；王拓的「炸」裏的剛強的水盛，爲了給孩子交學費，冒着生命危險去用火藥炸魚以便捕撈；楊青矗的「升」裏的圓滑的林天明，爲了升正工，借錢送禮，結果一場空……這些人物形像都是很鮮明的，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更可喜的是作家們也塑造了一批具有精神力量的正面人物形像。他們從自己的痛苦的經歷中，悟出了一條真理：要改變自己的處境，就得去追求、去鬭爭。這一部分人是先覺者，是社會的希望，是前進力量的代表。王禎和的「小林來臺北」中的小林，就是這樣的人物。他對總務老張的遭遇予以深切的同情和切實的幫助，對航空公司洋奴們的腐化生活極爲不滿，最後發出憤怒抗議——「你們這群人！」王拓的「獎金二〇〇〇元」中的陳德漢，當他看到外務員鄭文良受資本家的驅使而去賣命奔走，結果被車撞傷時，便挺身而出，調查公司的福利規章，爲鄭文良爭公正待遇，痛斥老板，「你這個吃人肉，喝人血的……」。這些人物形像的意義就在於替人民喊出了不平的呼聲。

，表現了勇敢與正義感。

「臺灣小說選」中的作品，在語言運用上也具有特點，樸實無華，而又生動，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人物對話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有些是性格化的語言。例如，宋澤萊的「打牛蒲村」裏的笙仔和貴仔的迥然不同的性格，很多地方是通過對話表現的。寫弟弟貴仔賣瓜與包商吵架時的一段話：「……只包七千五，我都寧願放火燒掉，這種黑暗的無天無良的世界。」把貴仔急躁、倔強的性格活靈活現地刻劃了出來；寫哥哥笙仔，也是通過他與商人的對話，表現了他憨厚、怯懦的性格。

敘述和描寫時使用的語言也是口語化了的，樸素清新。如笙仔送瓜路上的一段描寫：「休息的時候是快樂的、勞動的時候也有它的快樂，甚至伊也相信，餓肚子時候也是快樂的，……」這種對心境的描寫是逼真自然的，寫出了笙仔的與世無爭、知足常樂的內心世界，和他老實敦厚的性格。

這裏值得特別提的是白先勇的語言運用，他學習了古典文學的語言技巧，汲取了西方文學語言的某些長處，揉合到他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語言中去，使得他的語言的藝術性較高，具有簡練、準確、嚴謹、生動、流暢的特點。例如，「永遠的尹雪艷」中描寫尹雪艷時所使用的語言：

尹雪艷着實有壓場的本領。每當盛宴華筵，無論在場的貴人名媛，穿着紫貂，圍着火爐，當尹雪艷披着她那件翻領束腰的銀狐大氅，像一陣三月的微風，輕盈盈地閃進來時，全場的人好像給這陣風熏中了一般，總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過來。尹雪艷在人堆子裏，像個冰雪化成的精靈，冷艷逼人，踏着風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紳士以及仕女們的眼睛都一齊冒出火來。這就是尹雪艷：在兆豐夜總會舞廳裏，在蘭心劇院的過道上，以及在霞飛路上一幢幢候門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銀白，歪靠在沙發椅上，嘴角一逕掛着那流吟吟淺笑，把場合中許多銀行界的經理、協理，紗廠的老板及小開，以及一些新貴和他們的夫人們都拘到跟前來。

從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白先勇的語言，功底很深，達到了圓熟的地步，稱得起是大家的手筆。

由於多方面的原因，近三十年沒有機會閱讀到臺灣小說，今天能夠看到它，真是讓人心喜！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中華民族的骨肉同胞——臺灣人民的生活；可以看到祖國寶島——臺灣的旖旎風光。它的出版標明了我們文藝思想的解放。」

編按：文中雙引號係編者所加，用以見出在政治掛帥及有色眼鏡的偏視下，事實是如何地被歪曲、污染。也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共黨那包藏禍心的「統戰」陰謀。